

沃拉普克語的前世今生

Pepeñöl fa ‚Daniel Y. Z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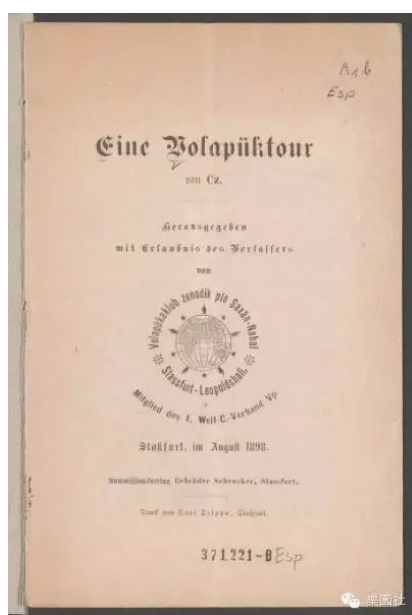
謹以此文獻給沃拉普克語的創立者
約翰·馬丁·施萊爾神父
以及沃拉普克語忠實的追隨者，改革者
艾利·德·楊博士

1879年，在德國巴登的一間教堂內，施萊爾神父正在與一位朋友交談。他非常煩躁，因為他寄給孩子的信件被美國郵政退回了。他們告訴他：非常抱歉，我們真的不能把信送到，因為我們實在是認不出來你的筆跡。神父對此感到十分不快，於是便萌生了發明一種能夠讓世界上所有人都理解並使用的語言的想法。他希望這種語言能夠徹底消除不同國籍或民族的人們之間的隔閡與歧視，使人們的交流不再受語言與地域的約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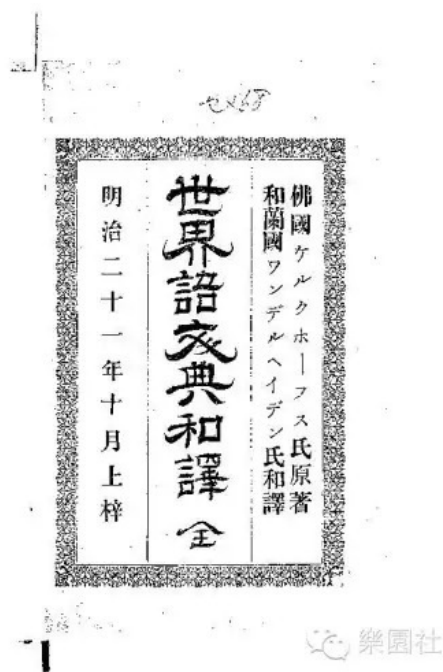
早期沃拉普克語運動的標誌

經過幾個月的刪改，神父終於完成了這門語言的語法初稿。他將他的想法發表在了由他任編輯的天主教詩刊*Sionsharfe*上，並把這門語言命名為“Volapük”，意為“全世界的共同語言”。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神父為了方便中國人的學習，特意取消了 /r/ 這個很難被中國人所發出的大舌音而改為 /l/。一石激起千層浪。沒過多長時間，全德國便有上千人投入到了這門語言的學習之路上，她的俱樂部也遍布全德的所有省份。作家們紛紛使用沃拉普克語寫作，政客們也開始宣傳這門年輕的世界語言。到1885年為止，她的使用者已經遍布全歐洲各地，甚至拓張到了美利堅的領土之上。全球有數十萬人學習沃拉普克語，全球有幾百所大學開始開設沃拉普克語專業，並指導學生學習沃拉普克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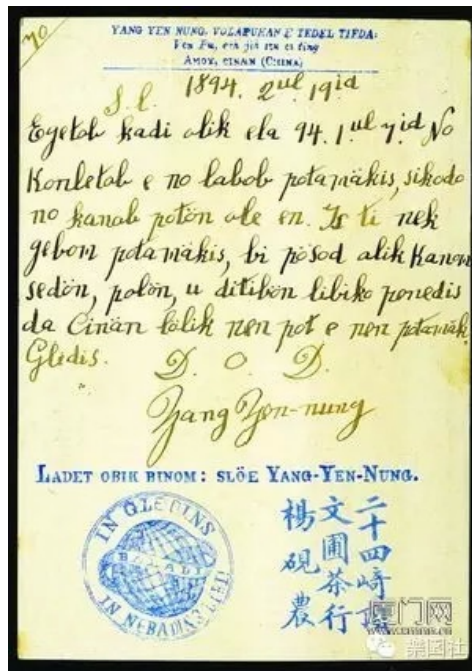
Eine Volapüktour,
一本由K. Zetter編寫的沃拉普克語遊記（1898）

明治20年（1887），沃拉普克語首次傳入日本，並在日本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明治21年，第一本日語沃拉普克語教程出版。作者在書中使用“世界語”這個名字（沒錯就是叫世界語 ==）。一時間，不少日本人也開始學習這門“世界語言”。



明治21年《世界語文典和譯全集》

與此同時，沃拉普克語經廈門傳入中國。一名叫珀勒第的教授開始在廈門開辦沃拉普克語學校，同時開辦了漢語雜誌《萬國通話字典》宣傳這門語言。不少中國人也投入到了沃拉普克語的學習中。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廈門茶商楊硯農，他隨珀勒第學習這門語言，並在1895年發行了沃拉普克語郵票，供沃拉普克語者通信使用。這種郵票隨後被國家認可。



楊硯農的沃拉普克語信件（1894）

1889年，第三次全球沃拉普克語大會在法國巴黎召開。來自全球各國近300名沃拉普克語者在這次大會上用沃拉普克語交流，各抒己見。法國人André Cherpillod寫道：

不同國家的人們使用共同的語言交談，這還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

但是很快，沃拉普克語就面臨了一個實力強勁的對手：世界語。1887年，柴門霍夫博士發表了第一本世界語手冊：*Unua Libro*。比起沃拉普克語源自德語或英語的詞彙，修改自拉丁語的世界語的詞彙更加簡潔易懂。當沃拉普克語的動詞有幾千種不同變格的時候，世界語大大縮減了變格的數量：3個。

一些沃拉普克語者希望通過修改一些不合理的語法及詞彙，招徠更多的人學習這門語言而不是世界語。然而，這個方案招致了她的發明者，施萊爾神父的強烈反對。神父同時批評世界語是：

An ugly-sounding hodgepodge.

沃拉普克語開始分裂成守舊派與維新派。在這兩派持續爭吵時，世界語運動卻開始迅速發展。人們開始批評沃拉普克語極為“難聽”的曲音及重音，越來越多的人們拋棄了沃拉普克語，並開始學習世界語。一位詩人在*Milwaukee Sentinel*上刊登了一首詩，以顯示沃拉普克語極為“ridiculous”的發音。

A charming young student of Grük

Once tried to acquire Volapük
But it sounded so bad
That her friends called her mad
And she quit it in less than a wük

在短短的十年內，許多沃拉普克語俱樂部關閉，而更多的轉為了世界語俱樂部。沃拉普克語運動開始衰敗。1912年，施萊爾神父去世。沃拉普克語幾乎湮沒在了歷史中。

不過，20年後，一位荷蘭醫生，率領著為數不多的沃拉普克語支持者開始了語言改革之路。他就是德-楊博士。他精簡了沃拉普克語的語法，並去除了舊式沃拉普克語中存在的性別問題。同時，他出版了第一套完全用改良沃拉普克語的雜誌：*Volapükagased pro Nedänapükans*，這份雜誌一直刊載直至1963年（第28期）。這略微恢復了沃拉普克語在歐洲的活躍度。然而，由於納粹當局對全球語的抵制，這項運動的影響並不是很大。

VOLAPÜKAGASED PRO NEDÄNAPÜKANS.



Jäfidot Vpakluba valemik Nedänik ä
jäfidot büfik diläda valemik feda Vpaklubas.

Yelod: 1.

1932 mäzul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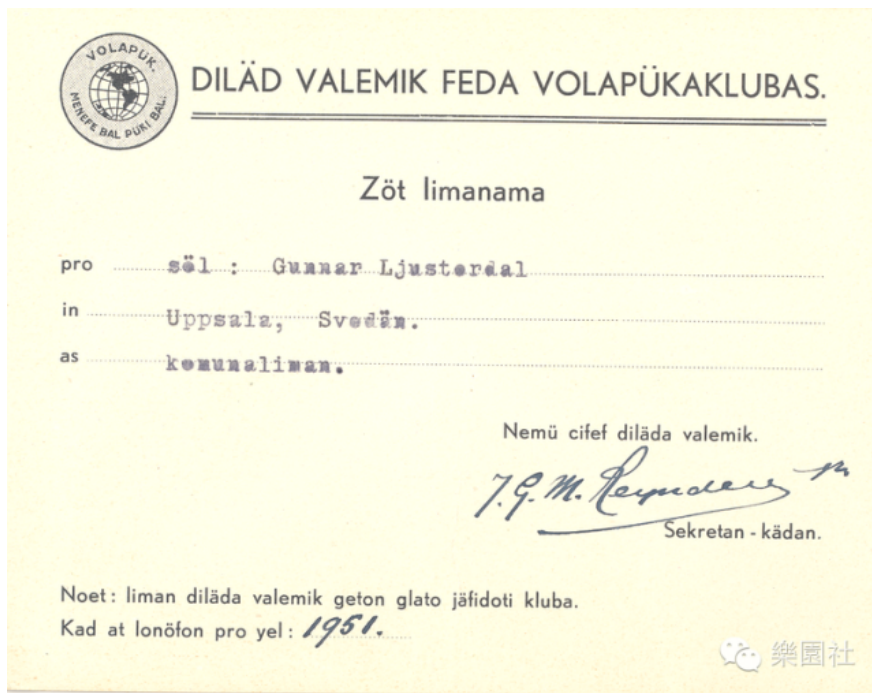
Nüm: 1.

Redak: Dr. Arie De Jong (Voorburg, Broekslootkade 5. Potagiramakala nüm: 107174.) e J. G. M. Reynders (Delft, Koningsplein 79. Potagiramakala nüm: 143135.): Kadämans Vpa.

樂風社

*Volapükagased pro Nedänapükans*的首版頁面（1932）

戰後，德-楊繼續了沃拉普克語的改革。在德國詩人喬安-施密的幫助下，沃拉普克語迎來了新生。但這並沒有挽救她的命運。沃拉普克語的使用者急劇減少，最終穩定在了一百人左右。



一間沃拉普克語俱樂部的識別卡（1951）

現如今，全球還有數十人使用沃拉普克語。全球沃拉普克語協會仍然健在，只是早已不如當時那麼風光。世界語的創始者，柴門霍夫博士曾說：

沃拉普克語是世界語的父親。

也許是由於這個原因，沃拉普克語在世界語者之間的聲名並沒有伊多語那麼糟糕。許多沃拉普克語者也同時使用世界語。但是，沃拉普克語卻早已被一般的百姓所遺忘。丹麥人也許還會記得一句諺語：

Det er det rene volapyk.

"It's pure Volapük."

= *It's Greek to me.*

但應該沒有誰知道這個諺語裡面的“Volapük”究竟是什麼了。

資料提供：

http://www.xmnn.cn/dzbx/xmrb/20120427/201204/t20120427_2277174.htm

<http://en.wikipedia.org/wiki/Volap%C3%BCk>

拓展閱讀：

<http://publicdomainreview.org/2012/10/17/truth-beauty-and-volapuk/>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b272c80101422t.html